



第3版

第三版责编、版式 袁璋璐
2016年4月23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文匯講堂



历史季延伸活动

贺萌：“晒不黑”的外交官

■文/文汇讲堂 丁怡

2013年，贺萌结束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政务参赞的任期回到国内，身边的人对这个在非洲先后呆了近十年的北京人十分惊讶：“没去过非洲的人都比你黑。”从1996年被派遣至坦桑尼亚起，贺萌的外交常驻足迹走过利比里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构成其独特的“两个沿海城市+两个内陆城市”的非洲版图。

“我的性格比较随遇而安。”驻外的日子里，锻炼、看书是贺萌的两大爱好，他称自己是一个有些怀旧的人。秉性使然，他常常怀念那些充满“非洲色彩”的生活——停电停水成为家常便饭，却也看到当地人用几根柴火不一会儿就做出锅香喷喷的玉米糊；虽随处可见蚊虫，“青蒿素一片，去哪都不怕”的口号苦中作乐；还有悠闲随意的非洲兄弟，个个都是孝子贤孙。本土、西方、第三世界，各种因素在这片大陆上交织，贺萌眼中的非洲，“可叹、可爱又可怜、可喜”。

外交20年，亲历4个艰苦国

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斯瓦希里语专业的贺萌，作为外交部非通用语定向培训人入选非洲司。1996年，以随员身份，贺萌第一次来到非洲，“当时有点担心，还特意剃了个寸头”。让他惊喜的是，当地天然朴素的环境仿佛另一个世界——“天永远是那么蓝，黄瓜和西红柿不打农药，吃起来还有小时候的味道。非洲人喜欢唱歌、跳舞、踢球，个个都是艺术家……吃木瓜时吐到地上种子隔天就能自己开花结果，大街上放眼可见猴子和孔雀……”

三年后，贺萌回到国内开始在职攻读，攻读中国



①2004年，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开馆
②2005年，贺萌迎接维和部队
③2007年，贺萌和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合影
④贺萌在非盟总部大厦内部会议厅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平静的日子被2003年10月“中国与利比里亚复交”的新闻打破，他很快接到上级任务，十天便以临时代办的身份，带着两个小伙子飞赴西非。12年的内战让利比里亚满目疮痍，谈起初至首都的情景，贺萌回忆“夜晚的市区一片漆黑，一个十分简陋的旅馆开价100多美元只因供给24小时水电”。此后，找房子、挖水井、买发电机、

装修等一系列工作，他都亲身参与或指挥，2004年初，大使馆正式开馆。他笑称自己已经是“发电机专家”。

驻尼日利亚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贺萌在主流报纸《每日信报》刊发文章，创造性地以“孔子问案”和“子贡赎人”的故事说明中国为何反对武力介入叙利亚，大获当地民众认可和好评。

(上接第2版)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身体里已经对该瘟疫产生了抵抗力，所以它的血液里就有抗体。”刘鸿武像是挖到宝藏的掘金者，眼里闪着智慧的光。这些古老神秘又悠远的故事，是非洲所独有的自身逻辑，它不解释不辩解不与人道，只有脱离理论、走进了生活本身，才能理解和体会。

被非洲文化所吸引的刘鸿武在回到云南之后，将研究点转向了非洲，他戏称自己“在边地研究边缘学科”。在云南的大山世界里，刘鸿武如民间艺人般逍遥自在，凭着兴趣和热忱研究非洲的历史、文化和风俗，静心独思于遥远的异域文化，自由行走于天高地远的他乡异国，在翠湖旁、在阳光茶楼里写下《蔚蓝色的非洲》这样的游学式随笔著作，《黑非洲文化研究》这样的科研教学成果，培养了六十多名硕士研究生和十八名博士生，这些学生现今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导，供职在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央党校，有的在遥远的非洲创业发展，成为中非研究的又一股中坚力量。

如同回家乡一般，刘鸿武常常去非洲开会、考察，寻求学术与精神之根，他称之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心灵家园”。

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隐与仕，跟着郑和与纳忠 云南先贤的中非脚步

“中国读书人都有有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两个世界”，刘鸿武说。

是出山做“治平之学”的时刻了

过去的许多年，刘鸿武坚持做非洲研究，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爱好和思考，对他而言，研究非洲的自然、历史、文化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因为非洲有太多让他感动的东西。

他讲起曼德拉，这位在罗本岛度过了二十多年“监狱生涯”的南非前总统，在每年十月一日那天，总

是面向东方与狱友们握手击掌，以这样的方式庆祝中国的国庆日，因为曼德拉曾说“中国是非洲的希望”；

讲起萨利姆，这位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带头跳起舞蹈庆祝的非洲代表，却因为这真情流露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在之后的安理会对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提名进行投票时因美国反对，失去了成为秘书长的机会，“但我从不因此后悔”，刘鸿武在非洲听萨利姆这样说。

越是了解，刘鸿武就越觉得非洲与其少年时代随父母深入的遥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那么多相通的动人的地方，他开始觉得应该为对发展有着深深期待与渴望的非洲做点什么，“做非洲学术研究并非应该只是个人的闲情逸致，非洲大陆的发展问题及中非发展合作，是一个涉及二十多亿人的事业。非洲研究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与舞台，应该有更高远的经世致用的现实抱负，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学人的参与”，此后，刘鸿武的学术之路再一次发生重要转向，“到了有所担当和责任，顺势而为，把非洲研究带进大家的视野的时候了”——治平之学的时刻到了。

2006年与2007年两年，刘鸿武多次前往金华，向浙江师范大学领导递交了一个小到人才队伍的招聘大到国际交流合作全面覆盖的全套方案。浙师大不仅照单全收，还积极表示“让非洲研究来浙师大安家吧”。

“欲隐则隐，不以隐者为高；当仕则仕，不以仕者为嫌”，刘鸿武引用苏轼的这句话来解释自己的“出山”——组建了中国高校的首个非洲研究院。

做摆渡人培养人才搭建团队

对于如何建成一流的非洲研究院，高远战略和治学理念、完整规划和实施路径、发展平台和学术资源缺一不可，“当然尤要紧者，是要培养出一批才情志意不同凡响的优秀人才。”也因此，这些年，刘鸿武着力最多的也最操心的，就是招聘人才、培养人才和组建团队。“一线经历、一手资料、一流人脉”是刘鸿

武对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们的要求。到了非洲研究院，必须先去做一次非洲；不要急着做某方面的专题研究，而是要有整体把握。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背后，是对这二十余人团队的殷殷期盼。“如果最后能留下三分之一真正喜爱非洲、致力于非洲研究的人，那我这块工作也就成功了”。

而今，刘鸿武称自己身份转为了“摆渡人”。他带领着非洲研究院整个团队进行基地建设，建设非洲特色数据库和图书资料中心。目前，“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信息网已经初步形成，图书资料中心已拥有涉非研究藏书9000余册，其中原版外文藏书7000余册，并正在收集豪萨文、斯瓦希里语文本，内容涉及非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中非智库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四届，今年4月15日在浙江义乌迎来它的第五届。这支队伍正筹措并逐步实施着建立完善的课程、教材和专业体系，目前已有三十多门系统的硕士、博士的非洲学课程，并正在向全国辐射，推动各高校成立各类“非洲研究中心”。

除了学院研究，让孩子和村民也懂非洲

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全面了解世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刘鸿武这样说。为了让学科落地生根，“让中国普通百姓也喜爱非洲”，刘鸿武和金华秋滨小学合作，利用小学操场内的空地与围墙，倾心打造了一座融汇体验、研究于一体的景观式非洲文化体验区，把非洲的历史元素、自然元素、人文元素浓缩到这座园子中，并着手编写了《探秘非洲》、《视觉非洲》、《动感非洲》、《指尖非洲》、《文学非洲》五本“活力非洲”系列校本教材，涵盖地理介绍、音乐体验、艺术赏析、工艺品制作等方面，开设了六门课程，让孩子们“敲一敲、编一编、跳一跳”，学跳草裙舞、做面具，更直观地了解非洲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孩子拥有快乐、健康、向上的心理，形成

算来，贺萌的非洲经历在外交界同龄人里已是最长之一了，而且4个国家一个比一个艰苦。“外交就是一个增长阅历、积累经验的过程”，十余年里，未打过一次摆子(疟疾)的他笑称自己的秘诀是“好作息、常锻炼、不着急”。

非洲同中国是“精神上的近邻”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与质朴善良的非洲民众打交道时，贺萌常常看到这句中国古话的影子。在他看来，非洲文明本质上与中国同属集体主义文明。斯瓦希里语中有许多象“不听老人言，断腿在眼前”一类的古老谚语，同中国谚语极为相近。在一个主要靠血缘、伦理维系的传统社会里，非洲百姓之间充满着浓浓的亲情。一个男人如果去世了，他的兄弟姐妹会视如己出般抚养他留下的孩子。非洲几乎见不到养老院，那是一种十分温暖的状态，极力抗衡着西方文化中冷酷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侵蚀。

有一次，贺萌到一位当地部长家做客，他看到客厅里坐满了前来求助的乡人，“有些人部长即使不太认识，也不能一点资助都不给，不然(部长)就不好意思回家乡了。”浓厚的反哺文化和乡土情结令他颇为感慨。

贺萌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位非洲导游带着一群中国游客在草原上看野生动物，但走不多远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行色匆匆的中国游客很不理解，导游认真地答道：“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他们的哲学就是活在当下，生活节奏也总比我们(下转第4版)

开阔的视野、心胸，锻炼出很强的动手能力。”刘鸿武试图让非洲文化找回孩子们被抑制的创造力。

此外，刘鸿武还指导金华古村落锁园建成了非洲文化沙龙，推进国际研学村的建设。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金东区旅游局与锁园村举办了“锁园·非洲风情节”。非洲歌舞秀、非洲美食宴、中非篮球赛等外国特色的精彩活动，与编草鞋、打年糕、磨豆腐、唱道情、迎龙灯等中国传统民俗活动齐聚锁园，7天共接待游客3.7万人次。今年又举办了“中非酋长村长论坛”。“知识应该是有用的，是可以走出校园扎根百姓生活的”，刘鸿武说。中非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能帮助中国在未来以更理智的心胸与温和的姿态与世界上所有民族交往合作。

云南和非洲颇有渊源。当初七下西洋的郑和是滇池昆阳镇的穆斯林，他四下西洋到了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一带。每到一处，都向国王赠送大量礼品，表示明朝政府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当代被誉为阿拉伯文化泰山北斗和中阿文化交流友好使者的纳忠，出生在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的一个回族家庭，他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在中央大学首次开设了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史两门课程，填补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空白，其后一生耕耘在中国阿拉伯语言、历史和伊斯兰文化教学研究的园地里，度过了古稀耄耋，直逼百年岁月。而如今，从云南大山里走出的刘鸿武，如同一匹黑马，把中国非洲学再一次带进了大家视野。

从刘鸿武的办公室望出去，是金华浙师大的“初阳湖”。采访当日，春意正浓，亭台廊宇之间，湖面一片波光粼粼。“我前两天叫师傅往湖里种了些藕根，等到了夏天，荷叶青青，就会更好看了”，刘鸿武说。而现在，在人们无法看到的湖面之下的泥土里，这些种子正不动声色地吸收养分蓄力待发，只等夏日炎炎。

(指导/文汇报记者李念)